

妙善故事：佛教文化與中土倫理融匯的典範

羅立群*、陳慧**

摘要 妙善故事是中國化的觀音本生故事，它的產生受到佛經的影響，並以各種文學藝術形式在民間廣為流傳。千手觀音信仰自唐初傳入中國，貞觀年間流布天下。妙善故事對千手觀音進行了中國化的改造，隋唐之際已有流傳，其成型當在千手觀音信仰傳入中土後。妙善故事將佛教教義與儒家孝道倫理相融會，宣揚了中國化佛教的孝道觀。

關鍵詞 妙善故事；千手觀音；出世之孝

妙善故事是具有鮮明的中華民族文化特徵的觀音本生故事。依據現有的資料，妙善故事自唐代已經在民間廣為流傳，它從民間傳說到文人撰寫的傳記文本，再到小說、戲曲，再到寶卷，以各種文學形式延續至晚清。它的形成與傳播是佛教傳入中土逐漸漢化並最終完成文化過濾、變形適應的過程，也是中國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相互融合的過程。有關妙善證道的故事既體現着中國傳統文化的善惡有報思想和以德報怨的精神，也反映出佛教信眾的虔誠皈依、度化親人、超脫輪回的宗教思想，是外來佛教文化與中土文化融匯的典範。

一、妙善故事與佛經

妙善故事是中國本土化的觀音傳說，它對觀音證道修行的艱苦歷程記敘詳盡，描述生動，表現出鮮明的中國化特色，是觀音信仰中國化的重要標誌——在此故事成型之前，觀音只是外來宗教的神祇；在此故事之後，觀音則成為中國化的宗教神靈。

妙善故事是佛教觀音信仰與中國民族文化相結合的產物，雖然佛教內典對此沒有記載，但我們從這個故事的主要人物及情節框架中還是可以發現佛教典籍的影響。

先從人物名字和人物關係來看。《妙法蓮華經》第二十四品《妙音菩薩品》，敘述妙音菩薩在往昔無量壽劫中，曾用十萬妓樂供養雲雷音王佛，具微妙不可思議之聲音，得解一切眾生語言三昧，智辯無礙。妙音與妙善，名字僅一字之差，而妙善故事裡國王的三個女兒，長為妙顏，次為妙音，小者妙善。《妙法蓮華經》第二十七品《妙莊嚴王本事品》講述妙莊嚴王證道出苦海的故事，妙莊嚴王的妻子名為淨德夫人，而妙善故事裡國王為妙莊王，王后名為寶德夫人，他們的名字也十分接近。¹在《妙法蓮華經》中，妙莊嚴王前身是一位修道的比丘，後迷戀世俗享樂，信奉邪教，於是心中有了邪知邪見，而他的兩位兒子淨藏、淨眼則是“久修菩薩所行之道”之人。妙莊嚴王父子之間信仰的對立與妙善故事中的妙莊王父女之間因為信仰而產生的矛盾極為相似。

其次，《妙法蓮華經》講述的故事與妙善故事的情節也有雷同，如對佛教持否定態度的國君在孝順的子女善導下，開佛知見，放棄原本所統領的塵世間國度，率領國人、家人一同皈依佛法，終得正果；妙莊嚴王的兩位兒子為了使父親皈依佛法，不惜施展神通：

於是二子念其父故，躡在虛空，高七多羅樹，現種種神變：於虛空中行住坐臥；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或現大身滿虛空中，而復現小，

*羅立群：暨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陳慧：暨南大學人文學院研究生。

小復現大；於空中滅，忽然在地；入地如水，履水如地。現如是等種種神變，令其父王心淨信解。²

終使妙莊嚴王“得一切淨功德莊嚴三昧”，並拋棄世俗榮華富貴，與家人一同成佛。妙善故事裡，妙善獻出手眼治癒父親頑疾，妙莊王率妻女王族前去答謝，為使父親迷途知返，妙善亦施展神通：“忽失妙善所在，爾時天地震動，光明照耀，祥雲周覆，天樂發響，乃見千手千眼大悲觀音身相端嚴，光明晃耀，巍巍堂堂如星中月。”³妙莊王大為震動，悲號懺悔，拋棄一切，率領皇族虔心向佛。佛經與中土妙善故事在人物行為與結局描述上如出一轍。

再者，妙善故事中有關妙善自毀形體、捨身佈施的敘述，在佛教典籍中也是有跡可循的。《妙法蓮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三》，講述藥王菩薩的前身，名字叫喜見，他在供養日月淨明德佛舍利的塔前焚臂，並“於大眾中，立此誓言：‘我舍兩臂，必當得佛金色之身，若實不虛，令我兩臂還復如故。’作是誓已，自然還復，由斯菩薩福德智慧淳厚所致。當爾之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天雨寶華，一切人天得未曾有。”⁴這與妙善割手剜眼救父後，“舍雙眼今得千眼報，舍雙手今得千手報”，以千手千眼觀音的形象現身的情節極為類似。

通過上述比較，我們可以斷定：中國民間流傳的妙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佛教經典的影響的，其人物的名字、故事情節的脈絡以及結局都能在佛教典籍中找到出處。

二、妙善故事的流傳

依據現有文獻資料，中土的觀音信仰於魏晉時期在社會上流傳，而妙善故事的流傳則大約在隋唐之際。《香山大悲菩薩傳》的作者蔣之奇，在傳文後專門談及寫作此傳文的經過：

元符二年仲冬晦日，余出守汝州，而香山實在境內。主持沙門懷晝遣侍僧命

予至山。安於正寢，備蔬膳，禮貌嚴謹，乘閑從容而言：“此月之吉，有比丘入山，風貌甚古，三衣藍縷。問之，云居長安終南山，聞香山有大悲菩薩，故來瞻禮。乃延館之。是夕，僧繞塔行道達旦已，乃造方丈謂晝曰：‘貧道昔在南山靈感寺古屋經堆中，得一卷書，題曰《香山大悲菩薩傳》，乃唐南山道宣律師問天神所傳靈神妙之語，敘菩薩應化之跡。藏之積年，晚聞京西汝州香山即菩薩成道之地。故跋涉而來，冀獲瞻禮，果有靈蹤在焉。’遂出傳示晝。晝自念住持於此久矣，欲求其傳而未之得。今是僧實攜以來，豈非緣契？遂錄傳之。翌日，既而，欲命僧話，卒無得處。乃曰：‘日已夕矣，彼僧何詣？’命追之，莫知所止。晝亦不知其凡耶、聖耶。”因以其傳為示予。讀之，本末甚詳，但其語或俚俗。豈義常者少文而失天神本語耶？然至菩薩之言，皆卓然奇特，入理之極談。予以菩薩之顯化香山若此，而未有碑記此者，偶獲本傳，豈非菩薩付囑欲予撰著乎？遂為綸次，刊滅俚辭，採菩薩實語著於篇。⁵

從蔣之奇的敘述中可以看出，他撰寫此傳文是有所本的。也就是說，在《香山大悲菩薩傳》問世之前，妙善故事已經在社會上流傳了。

史料文獻也證明在隋唐時期民間就有關於妙善故事的傳說。《隋書·王邵傳》記載：

仁壽中，文獻皇后崩。邵復上言曰：“佛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盛德仁慈，福壽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⁶

史稱隋朝文獻皇后獨孤伽羅喜愛讀書，識達古今，博雅謙和，體恤下民，人們將她比作慈悲可親的“妙善菩薩”。由此可見，妙善故事此時在朝野已廣為流傳，可惜沒有留下文本，沒法和蔣之奇創作本進行比較。

傳教佈道



圖 1. 大理國（十一至十二世紀）青銅鎏金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與蔣之奇同時代而略晚的蘇門四學士之一張耒，在《書〈香山傳〉後》一文中寫道：

佛法自東漢明帝時始入中國，因此傳天人所稱莊王者，以為楚王，則時未有佛。所謂觀世音者，比丘之號，無從而有，與史載不合。然未可廢也。予嘗讀《宣律師傳》，其載天人語甚多，有一天人說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子寓言也，抑實事也？⁷

張耒看到的《香山傳》應該不是蔣之奇創作本，因為傳文提到的是“楚王”（即楚莊王），而蔣之奇本則是“莊王”，張耒所見本應是當時民間流行的另外的本子，也許就是蔣之奇寫作所依據的俚俗本。

蔣之奇的《香山大悲菩薩傳》創作完成後，元符三年（1100年）九月即在汝州香山寺刻成碑文，由朝廷要員蔡京書寫。第二年，蔣之奇到杭州做官，杭州天竺寺也根據蔣之奇文本刻成碑文《香山大悲成道傳》。兩次刻寫碑文，使妙善故事得到較大範圍的普及。由於妙善故事沒有直接的佛教經典依據，主要是民間的傳說附會，在流傳過程中時有詁難之聲。⁸雖有學者提出質疑，但此故事數百年來仍以各種文學形式在中國社會廣為傳播。以妙善證道故事作為重要敘述情節的小說、戲曲和寶卷，筆者略作梳理，便有如下數種：

小說：

- [宋] 蔣之奇《香山大悲菩薩傳》
- [元] 管道升《觀世音菩薩傳略》
- [明] 朱鼎臣《南海觀音菩薩出身修行傳》
- [清] 曼陀羅主人《觀音菩薩傳奇》
- [清] 江村《觀音得道》

戲曲：

- [明]《香山記》
- [清]《海潮音》

寶卷：

- 《香山寶卷》
- 《巍巍不動泰山 深根結果寶卷》
- 《觀世音菩薩本行徑》
- 《觀音濟度本願真經》

此外，祖琇的《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和覺連的《銷釋金剛科儀會要註釋》將此故事改寫為經卷閱讀文本，而《新編醉翁談錄》《增補搜神記》《搜神大全》等筆記小說集亦記錄此傳說故事。

三、妙善故事與千手觀音

千手觀音，即千手千眼觀音，這種奇特的形象出自佛教密宗。隋唐之際，異域神僧闍那崛多、智通、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相繼來華弘傳佛教密宗，千手觀音信仰始傳入中國。

關於千手觀音信仰傳入中國的時間，《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序》言道：

千手千眼菩薩者，即觀世音之變現，伏魔怨之神跡也。自唐武德之歲，中天竺婆羅門僧瞿多提婆，於細氎上圖畫形質。及結壇手印經本至京進上，太武見而不珍，其僧悒而旋轡。至貞觀年中，復有北天竺僧，齋千臂千眼陀羅尼梵本奉進。文武聖帝勅令大總持寺法師智通，共梵僧翻出呪經並手印等……又佛授記寺有婆羅門僧達摩戰陀，烏伐那國人也，善明悉陀羅尼呪句。常每奉制翻譯，於妙氎上畫一千臂菩薩像並本經呪進，上神皇令宮女繡成，或使匠人畫出，流布天下不墜靈姿。⁹

依據此經序言記載，千手觀音信仰是在唐初傳入中國，至貞觀年間始“流布天下”。

史料文獻也記載了千手觀音信仰在中土民間的流傳情況，如《異物志》“李元平”條：

傳教佈道

唐李元平，故睦州刺史伯誠之子，大曆五年，客於東陽寺中。讀書歲餘，薄暮，見一女子，紅裙繡襦，容色美麗，娥冶自若，領數青衣，來入僧院，元平悅之，而窺見青衣，問其所適及姓氏。青衣怒曰：“誰家兒郎，遽此相逼；俱為士類，不合形跡也。”元平拜求請見，不許。須臾，女自出院四顧，忽見元平，有如舊識。元平非意所望，延入，問其行李。女曰：“亦欲見君，以論宿昔之事，請君無疑嫌也。”既相悅。經七日，女曰：“我非人，頃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身為門吏長直，君雖貧賤，而容色可悅。我是一小女子，獨處幽房，時不自思量，與君戲調，蓋因緣之故，有此私情。才過十旬，君隨物故。余雖不哭，殆不勝情，便潛以朱筆塗君左股，將以為志。常持千眼千手咒，每焚香發願，各生富貴之家，相慕願為夫婦，請君驗之。”元平乃自視，實如其言。及曉將別，謂元平曰：“托生時至，不可久留，後身之父，見任刺史。我年十六，君即為縣令，此時正當與君為夫婦未間，倖存思戀，慎勿婚也。然天命已定，君雖別娶。故不可得。”悲泣而去，他年果為夫婦。¹⁰

在這篇文獻裡，女子為了能嫁給李元平，“常持千眼千手咒，每焚香發願”，大悲咒確實顯示了神力，二人最後終於如願成為夫妻。又《廣異記》“李昕”條，記敘李昕“善持千手千眼咒”，憑藉千手觀音大悲咒的神力，驅鬼鎮魔，為民治病，護佑家宅平安。他客游在外，其妹被惡鬼纏身，眾鬼聽說她是李昕之妹，怕被大悲神咒禁治，放其生還。從唐代文獻記載可以看出，佛教密宗傳入以後，千手觀音信仰在中國民間流傳較廣。

日本學者小林市太郎認為：密宗以神秘的經咒和詭異的面貌招攬信徒。¹¹千手千眼觀音信仰正是以帶有異域神奇色彩的陀羅尼神咒和奇特詭異的形貌吸引信眾，從而引發信眾的極大宗教熱情。蔣之奇依據中土妙善傳說創作的《香山大悲菩薩傳》敘述三公主妙善為了治療父親

頑疾，甘願獻出自己的手眼作為藥引，於是“天地震動，光明晃耀，祥雲周覆，天樂發響，乃見千手千眼大悲觀音，身相端嚴，光明晃耀，巍巍堂堂，如星中月”。傳文敘述的重心是妙善為救父疾“舍雙眼今得千眼報，舍雙手今得千手報”，最終成為千手千眼觀音，其堅心向道、抗旨拒婚、艱辛備嘗的修行經歷都是這一敘述重心的鋪展。這一敘述巧妙地把妙善的救父行為與大悲觀音奇特的形貌聯繫起來，從而創造了中土化的千手千眼觀音本緣。而《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對千手千眼觀音形象的本緣敘述是這樣的：觀音聞千光王靜住如來說大悲心咒，心生歡喜，“即發誓言：‘若我當來堪能利益安樂一切眾生者，令其實時身生千手千眼具足。’發是願已，應時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¹²。依據此經典，觀音現千手千眼之形貌是利益眾生宏願所致。很明顯，對於千手千眼觀音奇特外形產生的本緣，中國民間文學作品的表述對佛教經典進行了相當程度的“改造”，使之成為中國化的千手千眼觀音。

依據已知的文獻記載，蔣之奇創作《香山大悲菩薩傳》之前，社會上已有妙善故事流傳，蔣之奇創作時有藍本所依，只是早期的妙善傳說沒有文字傳世，因此無法窺探其基本面貌。流傳至今的妙善故事將千手千眼觀音進行了中國化的“改造”，於是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妙善故事的成型與普及應當是在千手觀音信仰傳入中土後。

對於佛經與中土傳說的不同敘述，宋人朱牟在《曲洎舊聞》中指出：

蔣穎叔守汝日，應香山僧懷畫之請，取唐律師弟子儀常所書天神言大悲之事，潤色為傳。載過去國莊王，不知是何國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疾。其論甚偉，然與《楞嚴經》及大悲觀音等經，頗相函失。華嚴云：善度城居士鞞瑟胝羅頌大悲為勇猛丈夫，而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千眼以示父母，旋即如故，



圖 2. 清代周璣觀音像（拓片），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而今香山乃大悲成道之地，則是生王宮，以女子顯化。考古德翻經所傳者，絕不相合。浮屠氏喜誇大自神，蓋不足怪，而穎叔為粉飾之，欲以傳後世，豈未之思耶？¹³

朱牟既指出佛教典籍的“喜誇大自神”，也批駁蔣之奇脫離經典的隨意粉飾，清代俞樾在《茶香室續鈔》中也認為妙善故事“要是俗說，非其實也”。但正是這種依託經典而又不囿於經典的世俗衍化的民間思維，實現了千手觀音的本土化。

四、妙善故事的孝道觀

觀音信仰文化包含觀音宗教信仰文化和觀音世俗信仰文化兩個層面，妙善故事無疑屬於觀音世俗信仰文化。¹⁴妙善故事有着明顯的民間宗教信仰特點，即不受正規宗教經典和教義的約束，在傳播信仰的過程中，對正規佛教的觀音信仰體系進行隨意而大膽的改造，並摻雜了較多的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由此形成了適合本土信眾需求的充滿生命活力的新的觀音信仰。

妙善故事與佛教觀音經典有一個重要的差別：前者在傳播觀音信仰的同時，也宣揚了孝道倫理，而佛教觀音經典則只傳揚慈悲教義，沒有言及孝道。“孝”的觀念在殷周時期已經產生，先秦文獻屢屢提及，秦漢之際還出了一部專門闡述孝道的經典《孝經》。在中國的倫理觀念中，孝道的作用被不斷地擴大乃至絕對化，如《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又云：“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道不僅體現出中國社會的倫理道德觀念，還規範着人們的日常行為，如“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¹⁵。可以說，孝道是中國社會普遍遵循的傳統道德倫理規範。

印度佛教對於孝道觀念十分淡漠。佛教常講無緣之慈，同體大悲，就是說對大眾要無條件的、無分別的、絕對平等的慈悲。佛教觀音

傳教佈道

經典也認為，觀音絕對平等地對待一切眾生，解救一切眾生的苦難，不會因任何血緣以及世俗社會的人際關係的因素而產生親疏遠近的差別對待。《華嚴經·入法界品》觀音菩薩對前來問道的善財童子說：

善男子！我已成就菩薩大悲行解脫門。善男子！我以此菩薩大悲行門，平等教化一切眾生相續不斷。善男子！我住此大悲行門，常在一一切諸如來所，普現一切眾生之前……善男子！我修行此大悲行門，願常救護一切眾生。¹⁶

觀音菩薩的大悲行門是絕對平等的教化、救護一切眾生的。

佛教初傳入中土時，其教義、儀軌和戒律與中國社會固有的文化傳統多不符合，尤其是削髮毀形、棄家離親、不養父母、不敬王者等行為舉止更是與主張積極入世的儒家倫理格格不入。為了儘快融入中國社會，中國的佛教高僧有意識地將儒家道德觀念化入佛理，撰寫了從佛教思維論述孝道的著作《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法苑珠林·忠孝》《孝論》等，創立了中國佛教特有的孝道理論。中國佛教孝道理論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將孝道分為“入世之孝”和“出世之孝”。所謂“入世之孝”即世俗社會的孝道觀，包含養親、尊親、顯親三個的層面。養親，即侍養父母，及時供給父母衣食，努力讓父母衣食無憂。這也是常說的“孝養”。尊親，是指恭敬服從父母，大事小事均按父母的意思去辦，不惹父母生氣，不讓父母擔憂，即常說的“孝敬”。顯親，就是立功立德，揚名天下，讓父母和整個家族都因此而獲得榮耀，風光顯赫。顯親揚名在世人看來是做子女的最大的孝。

中國佛教雖然不排斥養親、尊親、顯親等孝行，但從佛教觀點看來，這些只不過是“小孝”“世俗之孝”，算不得真正的“孝”，真正的孝是“出世之孝”。《佛說孝子經》云：

世尊又曰：“子之養親，甘露百味以恣其口，天樂眾音以娛其耳，名衣上服光耀其身，兩肩荷負周流四海，訖子年命以賽養恩。可謂孝乎？”諸沙門曰：“惟孝之大莫尚乎茲。”世尊告曰：“未為孝矣。”……佛告諸沙門：“睹世無孝，唯斯為孝！耳能令親去惡為善，奉持五戒，執三自歸。朝奉而暮終者，恩重於親乳哺之養無量之惠。若不能以三尊之至化其親者，雖為孝養猶為不孝。”¹⁷

此經借佛祖與眾比丘之間的問題，說明甚麼才是真正的孝。佛祖指出，世間的養親、尊親、顯親，即使讓父母吃各種美食，聽最美妙的音樂，穿最華麗的衣服，帶着父母遊山玩水，這也算不上真正的孝。真正的孝是能使父母聞法得戒，斷惡行善，修習三昧，成就無上智慧，最終獲得解脫。只有這種“出世之孝”，才能真正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是真正的孝行。可以看出，中國佛教的孝道強調的是對尊親的精神救渡，這是中國佛教孝道的根本。

在妙善故事中，妙善自出生便喜歡吃齋禮佛，但其堅貞向道的思想和言行不被父母理解，父親妙莊王更是逼她成婚。面對父親蠻橫苛刻的懲罰，妙善默默地忍受折磨，沒有絲毫的反抗，也沒有絲毫的抱怨。但妙善的行為並不符合儒家孝道的標準，她對父親的旨意雖然沒有反抗和抱怨，卻也沒有順從，依然我行我素，一心向佛。當父親病重時，她捨身療疾，終使妙莊王幡然醒悟，率領皇族皈依三寶，擺脫六道輪回。因此，妙善的孝不是世俗的孝養、尊親，而是對妙莊王夫婦的精神濟度，是“出世之孝”。

中國傳統的孝道倫理注重“續”“養”和“祭”。“續”就是延續，是指延續祖先、父母的生命，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還有就是延續和發揚光大祖輩的德行；“養”是指孝養，即侍養父母，供給父母衣食和住所；“祭”指“祭禮”，是喪儀中對已故去的父母的祭奠以及人生禮儀、四時祭儀中對祖神的祭拜。傳統孝道由養親、愛親到思親、禮親，是

由抒發人情發展為對道德禮儀的遵循，把世人的行為納入人格化甚至神格化的倫理規範中。

與傳統孝道倫理不同，妙善故事宣揚的佛教孝道，不關注“續”“養”“祭”，而突出“戒”“善”和“果報”。宋代高僧契嵩著有《孝論》，被認為是中國佛教理論的《孝經》。他在書中將佛教五戒和儒家五常相比附：“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¹⁸認為“孝名為戒”“戒為孝先”“戒為孝蘊”。傳說故事裡，妙善信仰堅定，持戒守身，不順父命，不懼災難，不改初衷，甘願為信仰獻身，體現出中國佛教“孝戒合一”的精神特質。妙善心存善念，踐行善業。她生長在皇宮，“體態尊重，清潔義讓，謙和忠孝，知廉識恥，慈悲忍辱，不貪不愛，自然齋戒，晝則看經禮誦，夜則入定坐禪，時時如此，勤修不懈。”¹⁹妙莊王火燒白雀寺，她禱告佛祖，天降紅雨，澆滅大火，救了全寺僧尼性命。入地獄之後，看見眾鬼囚慘狀，發誓願：“度盡鬼囚，方證菩提！”於是“鑊湯變成功德水，刀山化作百花林”。妙善的善念善舉表現出佛家的“慈悲心腸”，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宣傳了因果報應的意識，要求人們諸惡莫作，諸善奉行，人生的命運受到因果律的支配和主宰。妙莊王因為殺戮、毀寺、謗佛，終於遭到報應，怪病纏身，千般受苦：

初病來時，渾身寒熱，頭目沉重，百骨酸疼。後來皮風燥癢，遍身迸裂，膿流血淋，臭氣遠徹……未經一月，手拳腳曲，滿頭生瘡，眉須墮落，皮肉生蟲，攢潰肉痛，耳塞、鼻塌、眼突、牙蛀，唇露舌大，指節寸斷……癢時癢疼骨髓，痛時痛拔肝腸。自此萬般不喜，金銀寶貝，怪如牢獄；羊羔美酒，怪如糞土；皇冠龍袍，怪如枷鎖；百般喜樂，怪如啼哭；象牙龍床，怪如刀劍；宮妃彩女，怪如蛇虎。一日一夜，如過千年，狂惶號哭，驚天動地。眼耳鼻口，膿血交流，動轉艱難，痛不可忍。²⁰

此時，妙善感念父母養育之恩，甘願獻出手眼為父皇療疾，使得妙莊王病體痊癒。妙善的孝行終於感動了妙莊王，使其羞慚不已，痛改前非，皈依佛門。妙善的孝戒、善行與捨身療疾圓滿地闡釋了中國佛教的“出世之孝”。

中國民間廣泛流傳的另一則佛教孝道故事是“目連救母”。目連，即目犍連，又稱摩訶目犍連，婆羅門種姓，佛陀十大弟子之一，譽為神通第一。目連救母的故事最早見於《佛說盂蘭盆經》。目連跟隨佛陀修行，得神通，以天眼觀世界，見亡母在地獄餓鬼道受苦，心生悲哀，以鉢盛飯，供奉母親。其母得飯，食未入口，化為火炭。目連向佛哭訴，佛告目連，七月十五日眾僧自恣日，用百味飯食五果等供養十方僧眾，可令七世父母及現世父母脫離苦難。目連依言行事，其母應時解脫。千百年來，這個故事以變相（佛經故事圖畫）、變文、戲曲、小說和寶卷等各種形式在中國民間廣為播揚，成為最受百姓歡迎的佛教故事之一。本來《盂蘭盆經》的基本思想是通過供僧的功德救度亡故父母，以此宣傳佛教信仰。但人們關注的是目連救母行為傳遞出的孝道，這更契合中國社會的倫理道德觀。《錄鬼簿續編》列入的雜劇《目連救母》，其正名為“發慈悲觀音度生 行孝道目連救母”，將觀音與目連並列；明代刊行的《佛說二十四孝賢良寶卷》也選入“目連救母”“妙善療疾”兩則故事。人們將兩者並列是因為故事裡都宣揚了孝道。

“目連救母”與“妙善療疾”雖然都講孝道，但其孝道是與因果報應緊密關聯的。目連母親生前罪孽深重，死後被罰入餓鬼地獄中，嘗盡苦頭；妙莊王不敬三寶，燒寺殺僧，以致身患怪病，受盡折磨。目連、妙善的報恩孝行化解了其父母的孽緣，使其得到解脫。目連的“救慈親”和妙善的“療父疾”都是出自孝心報父母恩德，尤其幫助父母脫離輪回苦海，更是一種精神救贖。這種“出世之孝”，佛教視為根本孝道，即從精神上施予受難者永恆救度，使其斷絕了六道輪回之苦。出世之孝將佛門教義與儒家倫理相融合，體現了中國化佛教的特色，也是“妙善療疾”與“目連救母”在中土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

傳教佈道

註釋：

1. 蔣之奇《香山大悲菩薩傳》作“莊王”，此後衍生出的相關題材的小說、戲曲和寶卷等大多寫作“妙莊王”。另，日本藏明萬曆《汝州志》作“楚莊王”，明顯是附會。
2.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弘學編《佛典叢書》，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第290頁。
3. 《大悲菩薩傳贊》碑文，[清]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109，《續修四庫全書·史部·金石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1頁。
4.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弘學編《佛典叢書》，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第265頁。
5. [宋]蔣之奇：《香山大悲菩薩傳》，轉引自杜德橋著，李文彬等譯：《妙善傳說：觀音菩薩緣起考》，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0年，第10頁。
6. 《隋書·王邵傳》，《二十五史》(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年，第3441頁。
7. [宋]張耒：《柯山集》卷四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88頁。
8. 宋代朱牟《曲洧舊聞》、清代俞樾《茶香室續鈔》都對此傳說故事提出質疑。
9. [唐]智通譯：《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大藏經》“第二十卷密教部”，第83-90頁。
10. 《太平廣記》卷112，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777頁。
11. 參閱日本學者小林市太郎《小林市太郎著作集》第七卷（日本淡交社，1974年）。
12. 弘學疏註：《千手千眼觀世音陀羅尼經疏註》，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第37頁。
13. 朱牟：《曲洧舊聞》，《文津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285冊，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720頁。
14. 李利安在《中國觀音文化基本結構解析》（載《哲學研究》2000年第4期）一文中認為，流傳於中國境內的觀音信仰主要有三大體系，即漢傳佛教的觀音信仰、藏傳佛教的觀音信仰和漢族地區民間的觀音信仰。前兩種信仰體系屬於正規佛教信仰的範疇，後一種則是觀音世俗信仰文化。
15. 《孝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50、69、92頁。
16.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332頁。
17. 《佛說孝子經》，《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237頁。
18. [宋]契嵩：《鐔津文集》卷三“輔教編下·孝論·戒孝章第七”，《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800-801頁。
19. 《香山寶卷》，同治七年刻本。
20. 《香山寶卷》，同治七年刻本。



